

丹尼尔之书 - 第一百七十九号

午夜呼声与罗马的预言性角色：揭开《但以理书》中末后的日子

Jeff Pippenger

2024-04-09

就但以理书而言,我们现在已踏上神圣之地,因为我们已经来到那些经文,它们代表着向十四万四千人发出的半夜呼声.这些经文也指明了那些作为旌旗被举起之人的受印.这些经文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并且已经启封的那一部分,并呈现了但以理对耶稣基督之启示的表述;这启示在“时候近了”之时被启封,就在第十六节恩典期结束之前.

确立这异象的是罗马,正如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所示;因此,当我们研读第十一至第十五节时,密切关注罗马就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异象,百姓就灭亡”,而且如果你们不信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至第九节,“你们必定不得立稳”.

乌利亚·史密斯在其著作《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至少四次提到一条预言原则.该原则指出:一种预言中的势力,直到它与上帝的子民发生“关联”之时,才会在预言中被指明.他第一次提及这一点,是与巴比伦被引入预言见证一事相关.

“有一条显而易见的释经原则:当一些国家与神的子民有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为了使神圣历史的记录完整而必须提到它们时,我们就可以预期在预言中会提到这些国家.”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46.

史密斯至少还有另外三次谈及该规则,并且在这三次中他每次都提到犹太人的“联盟”;但在其中一处,他认定该联盟是在公元前162年达成的,而另两处则与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一致,后者认为犹太人与罗马的“联盟”是在公元前161年达成的.

“无须提醒读者,地上的诸政权在预言中,除非在某种意义上与上帝的子民发生关联,否则并不被引入.罗马是借着著名的犹太同盟,于主前161年,与当时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了联系.见《马加比一书》第8章;约瑟夫《犹太古史》卷12,第10章,第6节;Prideaux, 第II卷,第166页.但在此七年前,即主前168年,罗马已经征服了马其顿,并使该国成为其帝国的一部分.因此,罗马之被引入预言,正是在它从那被征服之公山羊的马其顿角出发,向其他方向展开新的征服之时.所以,它在先知看来,或在本预言中被恰当地称说为,是从公山羊诸角中的一角出来的.”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175.

但是史密斯也指出,那是公元前162年.

“同一权势也要立于圣地,并将其吞灭.罗马于主前162年借着结盟而与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关联;自此日期起,它在预言的历法中占据显著地位.然而,它直到主前63年才借着实际征服取得对犹太的统辖权;其经过如下.” ——Uriah Smith, Daniel and the Revelation, 259.

然后在第三次提到这一事件时,他又说是公元前161年.

“先知既已带领我们沿着帝国的世俗历史事件,下至七十个七的终局,便在第23节把我们带回到罗马人借着犹太人的联盟而与上帝的子民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即主前161年:从

这一点起,我们便沿着一条直接的历史线索,被带到教会最后的胜利,以及上帝永恒国度的建立.犹太人因受叙利亚诸王的严酷压迫,便遣使赴罗马,求罗马人援助,并与他们缔结‘友好与同盟之约.’《马加比一书》第8章;Prideaux, II, 234;Josephus’ s Antiquities, book 12, chapter 10, section

6.罗马人听取了犹太人的请求,并赐给他们一道诏令,其措辞如下:—”

“元老院关于与犹太民族缔结援助与友好盟约的决议.凡受罗马统辖者,不得与犹太民族交战,亦不得以运送粮食、船只或金钱之方式援助那些这样做的人;若有人攻击犹太人,罗马人当尽其所能援助之;反之,若有人攻击罗马人,犹太人亦当援助之.若犹太人意欲对本援助盟约有所增减,须经罗马人共同同意而行.凡据此所作之增补,皆具效力.” “约瑟夫说: ‘这道决议由约翰之子欧波勒摩与以利亚撒之子雅孙执笔,当时犹太为该民族的大祭司,他的兄弟西门为军队统帅.这是罗马人与犹太人订立的第一份盟约,其办理情形乃如上所述.’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71页.

除了我假定那只是个笔误之外,我没有义务去解释史密斯为什么引用公元前162年.我的重点在于指出他所强调的、他称之为“一条明显的解释规则”,即:当某些国家与神的子民建立到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为了使神圣历史的记录完整而必须提及它们时,我们就可以期待在预言中看到这些国家被提及.当史密斯强调那条规则时,他指出罗马是在公元前161年、第23节所说的“盟约”之际与神的子民建立了联系;但他也指出,罗马是在公元前200年首次被引入预言的叙事之中,比公元前161年早三十九年.

如今引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你民的劫掠者”;按字面意思,纽顿主教说,“‘你民的破坏者’.”在遥远的台伯河畔,有一个王国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和阴暗的图谋滋养自身.它起初渺小而羸弱,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力量与活力,谨慎地在此彼伸出触角,小试其能,检验其武臂的劲道;直至它自觉其力,便在地上万国之中昂然抬首,以不可战胜之手攫取诸国事务之舵.自此,罗马之名赫然立于史册,注定在漫长岁月里主宰世界的事务,并在列国中施加强大的影响,直至时间的尽头.

“罗马发言了;叙利亚和马其顿很快便发现,他们梦想的景象正在发生变化.罗马人为了埃及的幼王而进行干预,决意使他免遭安条克和腓力所图谋的毁灭.这是在公元前200年,也是罗马人最早对叙利亚和埃及事务所作的重要干预之一.”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56.

罗马在公元前200年首次被引入预言叙事,而第十四节的这次引入,是整卷《但以理书》中关于罗马最重要的提及,因为正是这一节将罗马界定为确立该异象的象征.至于史密斯为何一方面强调这样的预言规则,又引用公元前161年,同时还将公元前200年视为罗马权势被“引入”的时间点,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去解决.如果我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史密斯所界定的这条规则是否成立.若其成立,那么我会主张,第十四节必然与犹太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且该联系发生在公元前161年的同盟之前.

我明白,第十三至第十五节所记述的历史,是在指出末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当教皇罗马介入预言历史;并且它是与以美国相关联的方式这样做,而在那段历史中,美国乃是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说明结局,所以公元前200年——也就是异教罗马进入历史之时——必定与那段历史中的上帝子民有关联.因此,我同意史密斯的规则,尽管他在公元前200年并没有发现罗马与犹太人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第十一、十二节指出了公元前217年在由安条克三世（“大帝”）率领的塞琉古帝国与由国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率领的埃及托勒密王国之间爆发的拉菲亚战役的胜利及其后果。这场战役发生在围绕科里-叙利亚（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南部控制权的争夺之中，这些领土为托勒密与塞琉古两王国所竞逐。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在拉菲亚的胜利使他一度得以继续控制科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南部。

发生于十七年后、即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战役，又称帕尼翁山战役或帕尼阿斯战役，是在安条克三世率领的塞琉古帝国与托勒密五世率领的埃及托勒密王国之间进行的。

三十一年后，即公元前167年，马加比起义——一场反对塞琉古帝国试图压制犹太宗教实践并强行推行希腊化文化的犹太人起义——在犹太地区的莫丁镇爆发，这座小镇位于今日以色列境内。

所涉事件与臭名昭著的希腊化时期塞琉古王朝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伊庇法尼斯有关。他曾对犹太民众强制推行严格的希腊化做法，包括禁止犹太教的宗教活动，并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为强制执行其法令，安条克派遣代表前往各个城镇和乡村，强迫犹太居民遵从他的命令。

在莫迪因，塞琉古王朝的一名官员前来执行国王的法令，下令当地的犹太居民参加异教仪式，并向希腊诸神献祭。一位名叫马他提亚的年迈犹太祭司拒绝遵从这道命令，并杀死了那名走上前来献祭的犹太人和那名塞琉古官员。马他提亚及其家人的这一反抗举动，标志着马加比起义反抗塞琉古统治的开始。

马他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包括犹大·马加比，逃往山地，并开始对塞琉古军队发动游击战争。这场起义最终不断壮大，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继而接连取得对塞琉古人的军事胜利。

公元前167年发生在摩丁的事件，是犹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马加比起义的开始，以及在外邦统治之下为宗教自由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重新奉献——即光明节所庆祝之历史事件——发生于公元前164年，比第二十三节中的“联盟”早三年。

在收复耶路撒冷和圣殿之后，马加比人洁净了圣殿中的异教污秽，使其恢复应有的宗教用途。按照传统，他们只找到了一瓶奉献过的油，只够点亮灯台一天。事实上，这一事件并无同时代的历史见证，直到六世纪这一犹太寓言才见诸文献。怀特姐妹将背道的犹太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较，特别强调两者都把宗教建立在人的习俗与传统之上。正如教皇教会历史中诸多捏造的神迹一样，那则关于“一天份的油却持续八天”的寓言没有任何历史见证。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指出了第四十节之三场战争中的第一场；我先前已将这三场战争界定为冷战中的三场战争，同时也是三场代理人战争。一位姊妹对我将乌克兰战争——即这三场战争中的第二场——界定为冷战提出质疑，因为正如她正确指出的，其中已有大量的死亡与毁灭。我在先前文章中所界定的“冷战”之三场战争，是以此措辞来区分这三场战争与启示录第十三章之地兽历史期间所发生的三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乃是代理人战争，也同样曾被如此界定。

从今以后，在这些文章中，我打算将那三场战争称为“第四十节的三场战争”或代理战争，以消除把热战认定为冷战这一称谓上的矛盾。按照我的定义，第四十节的三场战争并不包括一七九八年的那场战争；那场战争虽属第四十节的一部分，但这里所指的仅是从一九八九年末时起，直到第四十一节之星期日法令为止的三场战争。这三场战争更准确地说，应认定为代理战争；

它们是在北方王与南方王之间争战的背景下完成的,而在第四十节的历史中,这场争战所代表的乃是天主教(北方王)与共产主义(南方王)之间的战争。

那三场战役中的第一场,标志着1989年天主教战胜共产主义;当时教廷与其代理军队——以美国为代表——联手,在1989年扫除了苏联,尽管作为“头”(或“堡垒”)的俄罗斯仍然屹立不倒。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再次是天主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较量,教廷以乌克兰政府为对俄代理,并得到其先前的代理力量美国以及全球主义西方世界其余部分的支持。那场战争在第十一和第十二节中有所体现,并表明共产主义(俄罗斯)将战胜天主教。

那三场代理战中的第三场,在第十五节中以帕尼乌姆战役为表征。该战役发生在托勒密王国(南方王)与塞琉古王国(北方王)之间。在那场战争中,天主教的代理军再次是美国。

在1989年的第一场战役中,美国共和党之角的代理军队被教皇权所利用,以推翻苏联的政治结构,却仍保留其头部(俄罗斯)完好无损。在第二场战役中,也就是乌克兰战争,纳粹的代理军队被俄罗斯击败。在第三场战役中,美国——教皇权的代理军队——再次击败南方王。

这三场战役都带有“真理”的标记,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战役都是由美国那支取得胜利的代理军队执行的。第一场战役中,南方王的首脑被完整保留下来,而在第三场战役中,美国的代理军队则成为南方王的首脑。第二支代理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充当了教廷的代理军队。在这两种情况下,纳粹主义的代理军队已经并将会被击败。教廷在第十六节之前就完全制服了其一切敌人,届时三重联合便告完成。

托勒密[普京]缺乏谨慎,未能善加利用他的胜利。若他乘胜追击,他很可能成为安条克王国的主人;然而他仅仅满足于发出几句威吓和恐吓,便缔结和约,好让自己得以毫无间断、毫无节制地放纵其野兽般的情欲。于是,他虽战胜了敌人,却被自己的恶习所征服,忘却了本可树立的伟大名声,把时光耗费于宴饮与淫逸之中。

他的成功使他心里高傲,但他却远未因此得以坚固;因为他对这成功的不光彩利用,反而使自己的臣民背叛了他。Uriah Smith,《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第254页。

证明普京的胜利标志着他终局的第二个见证,是南国犹大王乌西雅的事例;他也因军事胜利而心高气傲,随后像托勒密一样,企图在圣所中行祭司的职分,结果被击打患上麻风,随即被废黜。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胜利,标志着他作为南方王(无神论之王)终局的开始。他的结局以第四十节预言中南方王(法国)的开端为预表,那预言指出了一场推翻领导层的革命,正如托勒密所经历的那样。普京的终局也以苏联的解体为代表:当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并立刻在联合国任职;而联合国是末日全球主义、无神论之南方王的象征。在乌克兰取胜之后,他也以滑铁卢的拿破仑及其随之而来的流放为预表;也以乌西雅王患麻风及其随之而来的流放为预表;并以托勒密醉酒的结局以及1989年苏联的终结为预表。

帕尼乌姆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00年,而就在那一年,罗马公开介入历史。她被纳入预言叙事,先于第十六节所表征、并于公元前63年应验的对耶路撒冷之征服;当时,她宣称自己是埃及那位幼王的捍卫者。在第四十节所述第三场战争中,涉及北方王与南方王,教皇权将再次介入历史,佯称自己是俄罗斯的保护者。同时,在预表中,塞琉古在帕尼乌姆之战中击败了托勒密;由此表明,在第四十节第一场与最后一场战争中作为教皇权代理军队的美国,将击败“埃及”(南方王)。

公元前200年,我们象征性地看见教皇权;此时,推罗的妓女在第十六节所述的星期日法令所标志的三重联盟之前,便开始唱起她的淫乱之歌.同时,美国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从而巩固了其作为十王中首要之王的地位.所有在星期日法令时成就的三重联盟的事态,都在第十六节之前就已经确定.

龙之权势的政治结构(以联合国为代表)在第十六节中同意把其政治结构交给那兽,但在这样做之前,教皇权征服了龙的宗教.异教必须再次被除去.新教是在里根时期、在第四十节的第一次战役中被除去的,而在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的时期,龙的宗教也将如同508年那样被置于天主教之下.为使教皇权登上宝座而清除任何宗教抵抗的进程始于里根时期,终于特朗普时期.背道新教对天主教的抵抗在第四十节的第一次战役中被除去,而招魂术的抵抗将在第四十节的最后一场战役中被除去.

在人类事务同样错综复杂的互动中,背道的新教必须确立自己,成为统辖《启示录》第十七章十王的宗教与政治权威.因此,帕尼乌姆之战指明了美国在第十六节所述的星期日法令之前不久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的时刻.

预言有一项既定的法则:龙、兽和假先知各自都具有其独特的预言特征.其中一项预言特征是:兽(天主教)在预言中总是位于罗马城.假先知在预言中总是位于美国.但就龙而言,关于龙在预言中所处位置的特征,乃是它总在移动.龙起初在天上,随后来到伊甸园,最终龙位于埃及.

你要说:主耶和華如此说:“看哪,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为敌;你这卧在自己众河中间的大龙,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以西结书29:3.

龙在预言中的位置会转移.在约翰的时代,象征其宝座的龙的座位被指认为位于别迦摩.

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那握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也知道你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撒但座位所在之处;你持守我的名,没有否认我的信仰;即便在我忠心的殉道者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居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里,你仍然如此.启示录2:12,13.

异教罗马的做法,是将他们所接触并与之发生关联的一切异教神祇都带回罗马城,并在万神殿中加以供奉与表征.这就是为何但以理记载说,“他圣所的所在被倾覆了”.异教罗马圣所的所在之处,乃是罗马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将其倾覆.然而,那在罗马“里面”的圣所,乃是万神殿;Pan-Theon的意思就是“众神之庙”.罗马人把撒但座位的所在地从别迦摩迁到了万神殿.怀爱伦姊妹告诉我们,异教罗马就是那龙.

“因此,龙主要是代表撒但;但从次一层意义上说,它乃是异教罗马的象征.”《善恶之争》,439页.

异教罗马被分为十国,而法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引入埃及的无神论时,成了南方王.到1917年,龙已从法国移至俄罗斯.第十节代表1989年,第十一、十二节代表“边界线”的战役(拉菲亚和乌克兰);而帕尼恩之战则代表教皇权在第十六节中为巩固三重联合而完成的第三步.它代表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帕尼翁〕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于是他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耶稣是基督。从那时候起,耶稣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 16:13-21.